

唯一步大的取讀物

每逢

147 版

#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發行

重慶政權之動向

松本健吉  
明

北極的拉伯蘭牧民

王訥譯

閒話夜間空中攝影

薰

蹲坑集

胡乘

鼓姬應如何擇偶(吾友顧問)

冷儀

關於白菜

莊嚴

凋零了的紫藤蘿花

于興

永久之計

酋譯

因為她愛我(真實故事)

趙今吾

吳德先生略傳(中篇連載)

老安

每冊售價二角

No. 203. 31. 11. 4.

第二十九期 第二卷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平門外北平圖書公司

# 重慶政權之動向

松本健吉  
明譯

過去與現在，在日本所成爲問題的，即重慶政權今後以自給自足延續其生命，果能至何日？不待言，以重慶政權之實力，一掃中國大陸上日本勢力之一事，是絕對不可能的；退一萬萬步來說，縱即可能，屆時果能得對中華民族之真的解放與獨立麼？這是一大疑問。

隨着大東亞戰爭之長期化，吾人必須更加嚴重重視重慶政權之動向。現在之重慶政權，已是滿身創痍的政權。所以到處都可以曝露出其脆弱性。因此，雖然看到重慶政權的人，恐怕一定有的要認爲「重慶政權之運命，已迫在且夕，縱即置之不理，亦必於最近期內崩潰」。不過重慶政權所有的並不只是一些脆弱點，目前仍有着如同雜草之強度，而繼續努力於自存自立之強化及自力抗戰力之培養。

現在，在日本最緊要的事情，即重慶政權之即早消滅。「大東亞戰爭發生於中國事變，終結於中國事變」之理念，今日已成爲日本一般的常識，誠無庸贅述再行說明之必要。大東亞戰爭之終結，有着中國事變完全處理之意義。中國事變之處理，如不完成，自不能有「大東亞戰爭之終結」。而爲處理中國事變之完成的必須前提，不待言，是徹底擊碎抗日政權（重慶政權與延安之中共政權）。日本政府現在實施處理中國事變的方針，如衆所周知的，是擊滅抗日政權與育成並強化南京政權。此二方針，如車之兩輪，有着不可分的密切的關係。因爲爲育成強化之南京政權，無論如何，必須擊滅重慶政權，而爲擊滅重慶政權，又必須急速的使南京政權強化。

因爲擊滅重慶政權與南京政權強化之方針，有如斯密切的關係，日本政府自南京政權成立以來，遂使此二策同時並進。至使重慶政權潰滅一事，其功效並不只於育成或強化南京政權，且可完全破碎以中國大陸爲對作戰基地之英美的企圖。由於以上之理由，所以我高呼着擊滅重慶政權是現在之日本最大最緊要的事。

來看，大體如下：

- (一) 受英美之甘言，鼓惑，空額戰勢對英美方面之有利的展開。
  - (二) 大東亞戰爭及歐洲戰局，英美的慘敗，使重慶之國際的地位相對的向上。
  - (三) 從蔣介石個人面子與好勝的心理上來想，時至今日，已落於不能舉手投降之境地。
  - (四) 因爲蔣介石及宋氏一家之大部分財產，均移送於美國，爲愛惜財產，而不能違背美國之意，中止抗戰。
  - (五) 蔣介石陶醉於救國英雄之夢境。
- 上述諸理由，無論那一個，都能令人不加思索而肯信的。然而假如重慶政權備以上述之理由，而頑守抗戰主義，繼續其抗戰時，則同政權的人們，一定都是世界上之最大愚人，然而他們都是那樣的傻麼？他們固屬不是聰明達識者，不過也決不是僅以上述理由而頑守抗戰的傻子，不待言，如冷靜的公平的來看，那只是蔣之一派人之已。以重慶政權之實力，一掃中國大陸上日本勢力一事，是絕對不可能的，退一萬萬步來說，縱即可能，屆時果能得到中華民族之真的解放與獨立麼？這是一大疑問。最遺憾的，是他們對此種不明之理，並不了解。因爲不明於此，所以今日仍頑守抗戰主義，狂奔於自力抗戰力之培養。吾可斷言此係重慶政權盲信其信念。而重慶政權之能否自給自足，以及關於自力抗戰力之強弱的測定，實有時時置諸於念頭之中的必要。

支配與決定大東亞戰爭之現階段上的重慶政權的動向的，是受明抗戰的信念。重慶政權，在過去與現在，是拼命於本格的長期抗戰勢之確立。而現在重慶政權所求者：(一)完成抗戰政治經濟的再構成(確立軍需民需物資之自給自足制)，(二)西北地區之中央化，(三)開闢新糧路，(四)美蔣軍事合作之強化。當此此四種工作，究竟表示出何種進展呢？在此研究以前，有一回想大東亞戰爭第一期內英美東亞勢力敗退後所與重慶之影響的必要。

英美東亞勢力之全面的敗退，與重慶以深刻之打擊，先是由於獲得英美之借款及撥發物資，一時停止了重慶政權之財政破綻，並直接增強了抗戰





世界短波

伊之。

(一) 諾克斯之悲鳴

由東京傳出日本大本營關於南太平洋海戰之捷報看來，日海軍在此大戰中已獲得了很大的效果。另一方面，由華盛頓傳出的消息，美海軍長諾克斯對於南太平洋海戰之結果，很明顯的表示其悲觀的論調。

美海軍長諾克斯認爲此項南太平洋海戰爲「一場惡鬥」，並承認美海軍已經受到巨創。其言爲：「目前海戰尙難判明其結果。將來如何，余無從預料」。由華盛頓傳出之另一消息爲：南太平洋海戰之發展，已使美國全國集中其注意力於太平洋。目前斯塔林格勒及埃及國境上雖有激烈之戰事，亦不能移轉美國人對於太平洋海戰之注意，此種現象爲美國艦隊在珍珠港受到巨創後所僅見。

美國海軍專家認爲南太平洋海戰對美國艦隊之實力及其威嚴的最危險的一種測驗。同時消息靈通方面認爲美國之撤換南太平洋海軍司令戈爾穆雷，爲軍事上失利之表徵。美海軍司令官愛德華亦公然承認「美國海軍在最近期內之損失，至爲重大」。由上述諾克斯之悲觀論調及美國官方對此次戰事所抱之懷疑態度來看，美艦隊在此次「測驗」中，已經證明實力是如何薄弱了。

(二) 美國侵犯利比亞

關於美國陸軍在非洲西部海岸登陸並佔領利比亞之首都摩羅維亞一事，瑞士報紙一致著論批評此事，並報稱美國全國人士對此事件頗爲關懷，因爲事實上美國在利比亞有其商業上之重大利益。自美國在東亞作戰失敗，軍事工業所必需之

數種原料品漸漸感到缺乏。尤其是橡皮一項物品更爲美國戰時工業所必需。故目前美國物得不以人造橡皮爲代用品，同時，更汲汲不海外橡皮供給地之獲得。基於此種需要，於美國遠征北非而奪取利比亞之物資。美國「費爾遜輪帶及橡皮公司」在利比亞經營大規模之橡皮製造廠。據估計，截至一九三三年。該公司在利比亞之投資總額已爲一萬萬金元。其所經營之橡皮製造廠所占面積爲五〇，〇〇〇英畝，但美軍在利比亞登陸乃係侵犯，由此亦可見美國軍需物資之缺乏。

(三) 威爾基直言不諱

據葡京里斯本之電傳，在戰時之下，威爾基與羅斯福雖由政敵而相互携手，但二人仍屬貌合神離。威爾基最近廣播講演，對美國作戰之效率極施抨擊，宣稱美國所輸與聯合國之援助不過爲「誇大之詞及背棄之語言」。假如美國不能供給聯合國之需要，不能實踐其允許於聯合國之援助，則其他聯合國對於美國所抱之好感必將轉變爲仇恨。在此大戰中，不獨蘇俄已表失五百萬名兵士之生命，即美國兵士之死亡數目亦至爲驚人。在今日之世界中，所謂大英帝國者，已不存在。英國所有者不過爲海外殘餘之殖民地。

協力治強運動

各雜誌社舉辦：共同座談會

四、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維何？並應如何進行。

須從檢討共產主義思想作起。欲滅除共產思想，先能認識其本質，以便謀對策，傷其要點。現在大家只據報載知其片斷輪廓而已。比如說新民主主義，從批判作起，這是絕對的必要。

(中國公論)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最有妙的方法是從理論上駁斥共產主義的理論，使人人得知共產主義不適合於我國的國情。文化人應發動員起來從理論及實際方面利用種種方法，揭出共產思想及共產主義之錯誤與罪惡，以粉碎共產之虛偽宣傳而獲思想之勝利。(教育界)

文化人對於共產思想之最有效的辦法，當不外從常識的立場及學術的立場，論述共產主義之錯誤。爲推行此事政府當局協力反共言論之發表，補助反共刊物之刊行，實爲要著。(新進月刊)

盡量宣傳共產思想之矛盾及虛偽，尤其對於各項小論文及實地小談中，以個人情感之作品，穿鑿對抗共產思想之取材，以歐化之力量，收擊大之實效。(新河北)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在於對於共產學說之攻擊，但應以與民衆生活特別有密切關係者而論，空以論又反駁之，恐效力不大。(國民雜誌)

文化界第一須有堅固之組織，樹立一種共同之中心思想，倡爲一種主義的學說，以對抗共產學說，以普及於民間爲目標而推進。(新光雜誌)

改正進而談之習慣，就歷史及學說上加以糾正，惟須謀妥善之辦法，以免誤會

### 五、關於中日文化人真正親善與合作方法問題

在過去，中日親善似乎只是一種口說，按目前的國際大勢看來，中日非真正親善觀者，徹底合作不可，茲提供合作辦法如下：  
一、日本文化人應首先放棄輕視中國文化的心理，「有一般日人已感到中日同舟共濟的必要，中日緊密的携起手來才能建設大東亞，並且許多日文化人已經實踐了真正中日親善的標語，希望這種現狀能通到每個日本文化人。  
二、中國文化人應誠懇接受日本的一切優點，在以前，中國人過於迷信英美，甚至對英美的中國壓迫，剝削都不感憤，自大東亞戰爆發，英美暴露了弱點以後，自然已經驚醒了許多中國的文化人，但應乘此機會充分的揭穿英美的醜惡，使人入骨恨了英美，來與友邦文化人携手。  
三、盡量作文化溝通工作，中國文化以往因受了英美文化的籠罩不肯虛心的承認，應日本現在戰爭上發揮了如此的偉力，中國文化正驚奇與探討日本的時候，應先足把日本介紹給中國，文化人是會心悅誠服的，同時藉此時機，也應把中國介紹到日本去，解去一般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誤會，現在親善上也是極有力的。  
四、多交換留學生，想進一步研究中國與日本，非多派遣留學生不可，這樣由深刻的認識上才會自然的合作。  
五、多給中國文化人機會去日本參觀，這是最低限度的一種認識日本機會，叫中國文化人明白日本現代化的程度，再看日本獨有的特點。  
六、文化人為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必須使中日兩國對野澈底明白現地現實情況，蓋「文化人」顧名思義，至多僅可為文化上之親善，而實際上中日親善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性各方面。  
為了增進中日之關係，達到真正親善之目的，中日文化人應相互介紹中日兩國之文化，利用一種綜合的、學術的嚴正的刊物，有系統的介紹中日兩國之學術、思想，務期真正達到「溝通中日文化」的目標，使中日兩國人士更能深刻的相互了解，如此始能實現真正的親善與合作。

### 六、在革新生活一聲中對中國婦女界有何特別提供之意見

在世界整個陷入戰爭體制中，一切經濟節儉而充實戰鬥，比如吸鴉片，不但耗錢，而且損身，故戰時體制中，鴉片當禁。戰期延長，農產減少，為必然現象，為爭取最後勝利，節省食用，實為必要。以婦女而論，第一頭髮高限，第二塗脂抹粉，第三服裝入時，就生產言，一切製成製成品的工廠應全部封鎖，改為土布及其他必要工廠。就經濟言，可節省巨數金錢，用供其他事業之活動。  
假如我們承認日本婦女在世界上是優秀的，那們，我該就中國婦女就是世界上缺點最多的婦女，簡單說，中國婦女（都市婦女）習學了西洋的短處，丟失了自已的長處，有人說「日本之強強於婦女」，這話並不過的，今後各雜誌極力介紹日本婦女，應全部把日本婦女賢妻良母的教育與風習搬到中國來，把美國式的女子教育趕快跳出去

「革新生活」是全體國民的總運動，男子固屬無窮勞資，而婦女界之任務更屬重要；希望她們能狗注意到日本的婦女，德國的婦女，看她們是怎樣的服務社會，看她們是怎樣的參加建國，婦女們本身身能除去她們的缺陷，振作起來，一機可以幫助推動社會的輪動。  
在「革新生活」一聲中，對於婦女界提供之意見首在於去奢轉樸，不必要的消費完全全減除，一面喊獨立解放的口號，一面又息思於丈夫或父母的弊病，如能取消期生活必煥然一新。  
在「革新生活」一聲中，深望當前之婦女領袖，保持其過去的轉樸，從事參加各種活動，與其團體合作，進行婦女運動，提高婦女之地位，使婦女在經濟上與男子立於真正平等的地位。  
（時事畫報）  
（國民雜誌）  
（教育界報）

### 七、想建設中國使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國家有何具體意見

我們要使好的領袖指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設，同時要教育國民，組織國民，和指導國民，有了好的領袖和好的國民，然後上下層社會方能健全起來，然後中國方能走上現代化和健全化的路。  
中國公論會提出樹立革新思想，展開革新運動，建設革新體制的意見，深望海內外有志之士的理論支援與呼應。故今後對野應共同努力，展開理論鬥爭，由理論而實踐，不過現在大家對革新多有解，認為換換皮毛也算革新，其實革新並非只是外表，這點希望大家共同理解。  
我們很相信，中國雖在創巨痛深之餘，但在偉大的領袖及全國民一致革新之下，還是可以復興建設起來。  
我們希望友邦在政治上，經濟上，能予我們更大的幫助，使一切力量集中在政府之下，能充分的行使職權，用全力來刷新體制，改善民生，國民對於政府的信賴既得加深，政府對於發揮權力亦能毫無阻礙。  
這一方我們國民應從新整飾自己，重建自己的唯一出路。  
七、要建設中國使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國家，首須注意辦理政治的人，最近新民主主義的萌芽：（一）刷新全國政治機構，改善人民生活。  
（二）排除英美資本勢力及其商業的榨取；與友邦進行合作，完成大東亞共榮團的建立；（三）排除英美資本勢力及其商業的榨取；與友邦進行合作，完成大東亞共榮團的建立；（四）排除英美資本勢力及其商業的榨取；與友邦進行合作，完成大東亞共榮團的建立；（五）刷新全國政治機構，改善人民生活。  
（國民雜誌）  
（教育界報）  
（時事畫報）

### 我們要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

我們要剷滅共匪肅正思想  
我們要確保農產減低物價  
我們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 北極的拉伯蘭牧民

(一)

在北極圈裏，午夜也有陽光，  
光耀的着地方，  
一個沒有國家的組織民族。

· 王納譯 ·



在北極圈裏，北極圈裏的那維亞的深山與河流間，漂泊着一個神秘的民族，人們都稱牠做拉伯蘭族，他們來自何方？誰是他們的祖先？這始終是一個謎。

他們的體貌是矮小的，但是俱有卓越的勇敢和堅忍力，這剛毅悍小的民族，大部還是在過着遊牧生活，在北極風雪的旋舞中，踏上羊腸的山路，渡過冰河，終年尾隨着他們依爲生計的馴鹿來遷徙。

### 在拉伯蘭馴鹿是支配者

在這裏我們發現一種經常顛反的定律，就是人的生活反是被動物的需要支配着，馴鹿是拉伯蘭人生命的基礎，雖然是在豐美的牧場中，嫩草也是被吝惜的，馴鹿不能長時間的定棲在一塊地方，這讓拉伯蘭人沒有固定的居所，同時也未會建築過城市，來觀察這種依舊和他們的祖先從太古時代一直生活到現在一樣生活着的民族，在這冷酷的北極裏的日常生活問題，真是一件感人的奇談。

所有的拉伯蘭族大概可分爲三種：較貧而性懶惰的拉伯蘭，他們大半是依着捕魚爲生。山拉伯蘭人，他們多從事馴鹿的養育。森林的拉伯蘭人，他們多居住在森林區域，這一部份和他們的鹿羣已佔有較廣的地域了，那裏有很多的部落，可以由他們的帽子的形狀和顏色來分別的，在同一部落裏，男人的帽子和女人的也是不同的。暮春裏的一天，魏爾斯和我在一個狹長的湖上，航向北極，一隻古舊的威尼斯船，船底上堆着一堆雜亂的行裝——攝影機，膠片，食物，和一些帶給拉伯蘭人的禮品。

我們這次到北極的拉伯蘭去，是負有美國博物陳列館的攝影使命的，攝取一些拉伯蘭人日常生活的照片和電影。和我們本身的是這機的不同；同時也可以將在這民族臉上表現着的卓越的英銳堅毅的風彩，帶給我們的文明。

我們很慶幸有 Dr. E. Beresford 不曾作了我們的翻譯和嚮導，他是瑞典與拉伯蘭遊牧學校的總監，他每年要在這北極圈裏渡八個月的時光，由于他在拉伯蘭族中誠樸的性格和諧調的興趣，獲得了這神秘的民族對他的信任。

航過青翠的灌木叢，欺冬閃着如陽光般的金黃，山茶葉像白臘般的膩滑，遍長着野薔薇的斜坡，白雪覆蓋着的峯巒，都在晨曦中顫抖着，那真是洵稱令人不忘的一幕。又向前行了一程，一程從來沒有使我那操感覺興味的風景，在湖岸上豎立着一座小的黑色

圓椎形 *Kaigim*，拉伯蘭人的帳篷，或者叫做 *Kaigim*，這是我們初次見到的拉伯蘭人的住宅，也是我們數里行程中所遇到的唯一住所，寬闊的煙筒裏發出的冒著長長的，藍色的炊煙。

不要敲門，狗要向你吠的！

「我想到這家去作一次訪問，並且拍幾張照片，」我對 Dr. E. Beresford 說。

「好，如果你願意，」他回答我，「但是你不必敲門，因為狗要咬你的，實際上拉伯蘭也沒有這種敲門的風俗的。」

我驟然的爲了一種對這陌生民族，不知會也沒有被邀請的打擾的心情，而感到慚愧了，當我從道：五千餘里跋涉水而來，是爲了來和他們接近而體驗他們的生活習慣，但是我怎麼能知道我不是能受人歡迎呢？同時當我第一次邁進 *Kaigim* 我又應該怎樣動作呢？

「你可以看到拉伯蘭人環生在炭火旁的地板上，」他好像已經理會到我的心情，這樣繼續的說，「因爲他們的生活大部是席地的，通常他們沒有椅子和椅子，以及精美的床，當你進去的時候，你要和蓬帳裏的人們握手，向他們說 *Kaigim Pouri*，這是拉伯蘭人致候的話。」

### 一個拉伯蘭家庭的訪問

「切要當心，不要到他們的爐火的後面，就是火爐和門相反的一面，因爲那是他們存放食物的地方，同時在太古時代，那也是 *Kaigim* 內的一個秘密所在。」

我們將船停在距帳篷數碼遠的地方，看到 *Kaigim* 的近景，*Kaigim* 是有像我們美洲印第安人的帳幕，不過煙囪稍大一些，直徑約有五呎左右，如果在雨天，屋主不多少遮上一點的話，一定會落進很多雨水的。

不久狗看見了我們，同時四隻同樣黑色的也從帳底鑽出來，大聲吠叫着，雖然還沒有見人出來，不過我們看見這些狗不吝，便壯氣的走向 *Kaigim*，掀開帳幕走進去。

當我們進去的時候，毒裏的人並不顯着驚異，他們全家依然持着很隨便的態度，四個拉伯蘭人圍坐在帳幕中央的炭火旁，一個是非常蒼老的婦人——雪白的頭髮，深深的皺紋，和那飽經風霜的臉，還有兩個年青的男人和一個年青的姑娘——她的三個孩子，他們很不經意的看着我們，不久，我們互相道着「Hello」了。

在我們同他們握完了手，我很珍奇的注視着四週，幕布是一種輕鬆的羊毛材料，地板是用十吋許的樹枝編成的，成一種很硬而且富彈性的地面，走在上面是很滑跌難行的，地上放着一些馴鹿皮，用來權當坐椅，並且還有幾隻白樺木皮的箱子；有些像我們所用的衣箱，用來盛儲或攜帶一些用品，一切購置都是很完備的。

男女都穿着上衣似的長衣，飾以晶滑的蘇帶，女孩子苗可正在忙着烘咖啡，用一只鐵罐在火上攪動着，一邊用一根木棒攪動咖啡豆，為了熱誠的款待，她將她的工作擱置在一旁，在炭火上掛起一隻水壺來煮咖啡，拉伯蘭人是飲用咖啡的，所以他們也常常用這種飲料來宴饗他們的客人。

像我日常在野營中作的一樣，我兩腿交叉着坐下，靜聆着 Dr. Berstrom 同我們的拉伯蘭主人談話，他突然轉向我微笑着說，「Dr. 菲士這些拉伯蘭人以為你懂得他們說的是甚麼呢！我很詫異，因為我只懂得兩個拉伯蘭字 Poust 和 Hyvati(再會)，當我們進來的時候，我首先練習過我當說的「您好」！但是現在我在極力的使我不要忘記了我們在告別時所應說的另一個字。

「為甚麼他們以為我懂得他們的語言呢？」我問。

「他們說你坐的很像拉伯蘭人，同時長的也很像。」

這時我看見那女孩子用熱水洗那看來很清潔的杯子，在沒有遞給我們以前。

「為甚麼她要那樣做呢？」我問。

Dr. Berstrom 解釋說：拉伯蘭人是常常在杯子未用以前，或是用過以後要洗刷的。這比我在這裏的習慣作的更講究，而且這種解釋，可以免除我在衛生條件上的一切疑慮。

苗可將放在帳幕後面的一隻樺木皮箱打開，取出一架舊式的小咖啡磨機，坐在我身旁的一塊鹿皮上，將磨機放在她的膝上，磨着咖啡，正像我在孩提時代看到老祖母所作的一樣。

當咖啡完全沸了以後，苗可打開一向鹿皮袋，取出一條乾魚，將一片魚撕下，放進鍋裏，這樣將整條魚撕盡，來佐這一餐咖啡，然後又放一些粗鹽的結晶鹽進去，我忖度着是來調整口味的，最後預備好咖啡了。

甜糖塊的鉗子

苗可將咖啡倒入一種寒帶白樺木所做的，有柄的小杯子里，這種杯子非常精巧，而且有手工雕飾的古香古色的花紋，並且用一隻長且狹的矩形的木製淺盤來運送，同樣的，這盤子也雕飾着花紋，後來我發現這種盤子在我所去過的 Kats 中，是一種特殊的器皿。

使我覺得奇怪的是喝咖啡所用的糖，不是粒狀，也不是小塊，而是一種圓椎形的大塊，像小塊麵包大小，拉伯蘭人用一副特製的鉗子，將糖打碎，來分給每個人，我將我的糖塊放進杯子里，並且攪動着，像在家裏時一樣，但是那些拉伯蘭人却將糖塊放到嘴裏，然後再用咖啡沖着，發出一種很大的吸吮聲，奶酪也是如此飲法的，不過在由羊乳做成的時候，是要先煮掉那種不快的難味的。

因為我知道調鹿在肉與乳兩方面，都是拉伯蘭人最大的收穫，我問 Dr. Berstrom 他們為甚麼要用山羊乳呢？

他回答我說：「山羊乳拉伯蘭人愈用愈多了，而鹿乳却漸漸少用了，原因是如果居所必需在稀疏的草原上，那麼在 Kats 的左近，來飼養兩

三隻山羊，是要比跑數里路，或者上山去擠那正在徘徊着的調鹿乳要方便的多的。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母羊要比鹿乳產乳的多，牠鹿在擠乳前是要用繩子勒住的，況日就是一隻產乳不豐的母羊，也是要比鹿乳產乳多的。

這卡里威爾拉伯蘭的款待是愉快的，但是爲了苗可殷殷的酬酢，却顯多剩一些咖啡的，拉伯蘭人都是買比較賤一等的青咖啡自己來烘，無論怎樣，誰也不能在這北極裏來苛求咖啡或其他事物的好壞的。

「好——我們必須趕路了——」Dr. Berstrom 最後說。

我們像進來時一樣的同每個人握着手，但是現在我們說的是 Hyvati Hyvati——這個字我曾費了很大勁才記住的。

苗可和她的兩個兄弟都送出 Kats 的外面，看着我們走去，並且允許我們爲他們拍像，這是一種讓步因爲拉伯蘭人爲了他們宗教的忌諱和迷信，是反對別人爲他們拍像的，但是由於 Dr. Berstrom 對他們備有的，自始至終的教化，我們才能够得到他們所要搜集的照片。

拉伯蘭的女孩子愛好鮮艷的顏色，爲了投其所好，我們贈送給苗可一幅紅色的軍用布，這是拉伯蘭人用來裝飾他們的衣箱，帽子的無上妙品，在拉伯蘭是很難買到的，而且也是非常昂貴的，因爲我們知道這些，所以我們在哥本哈根會買了些放在船裏，撕成和伸平摺摺至小指一樣寬的條子。

再將這些條子摺起重疊，這樣每條布寬約八吋，長約一碼有餘，雖然拉伯蘭是一個性情冷靜的民族，但苗可微笑着向我們道謝，顯然的露出欣悅之色。

我們走上船，向前開行，當我們離開湖岸數碼遠的時候，三個拉伯蘭人，一面向我們揮手，一面十分清晰的向我們喊着：再會！再會！

Dr. Berstrom 笑我問：(未完)



### 閒話夜間空中攝影

· 燕 ·

夜間空中攝影已踏上了完成之途，在連戰火瀰漫的時候，這種成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不知經過了若干年的苦心研究，和多少次的實地試驗，夜間航空攝影才漸漸地踏上了完成之途。在這戰火瀰漫的時候，這種成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夜間空中攝影的必要條件，共有四部份：特製的空中攝影機，光電管箱 (Control box) 裝有攝影用閃光最強時自動操作攝影機的繼電器)，和能供給必需的閃光。差不多每飛行一次，只要攝得必要的照像二三枚就足用了，所以總是不多帶着六枚這樣的東西。攝影機的鏡頭是 F三·五，一三吋半焦距，特地為夜間攝影用所設計的樣式，並且快門也是具有 1/100, 1/200 等速率的高性能快門。用這個攝影機，和他的副屬品所照出來的影片，雖是在夜裏所攝。也足以和一般攝影機在晝間普通條件下所得的照片相媲美。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國的軍部處處感到夜間攝影術的需要，事實之多，我們簡直沒有時間一一例舉。總之，他偉人的眼睛，昆蟲的觸角般的，和青蠅載有着密切的關係。軍部隊的移動，武器，補給器等位置的變更，防禦線的再配置，和其他同樣戰略上的操作，差不多都是在半夜黑暗的時候進行。如果這時候，攝影機能飛到目標附近的上空，到攝影有效的高度，放下閃光彈，迅速地完成了攝影的手續，當敵人的高射炮，驅逐機懂得手足無措的時候，拖着這貴重的材料逃出危險圈去。於是在飛機內沖放，晒像，洗像，定像，一直到飛回基地時，地也許許陸地也許許陸地，便把照片一直送回本部去，那時在還黑黑裏攝來的影片上便清清楚楚地印着建築物，道路，車輛，鐵路，樹木，和地上移動着的軍隊和武器了。

這種照像機，和他的照明裝置，安插得非常恰當，絕對沒有錯誤，是要有一個能容納攝影機和技術師的空地，在任何飛機上都能裝設。同時攝影的手續也頗簡單，只要每次捲過一張膠捲，和相當時候投下閃光彈而已。投下來的閃光彈在達到最高亮度的時候，便由光電管和繼電器的媒介，用電氣裝置指揮快門開啓——爲使快門不致被閃光炸彈以外的光線所影響而開啓，並設有防禦裝置。

可是在夜間空中攝影術未成功之前，曾有多次在歐哈歐州的底頓市，和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市等地方試驗的時候，幾乎連市民的房屋都炸碎了。

夜間攝影的研究，開始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自此十二年來在非常緊張的情勢下，冒着多少危險，不斷的繼續着；直到一九三七年，才由美國陸軍當局公開發表。最初的研究只限於軍關係各方面，不久佛實 (F. V. Young) 空中攝影機公司的技師，也被約共同協力研討。

漸漸地機械完成了，不過樣子是那樣的簡單拙笨，雖然這也經過許多人熱心的努力，冒着非常的危險所製成的，同時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才能安全地撮得暗夜中地上的照片，也就是照明裝置的安全。

最初，他們發明出一隻裝載着多量閃光粉的滑翔機，叫做「飛魚雷」。用一條繩索繫在機體的下部。達到攝影的相當高度，便預先把他放出去，叫他在後方數百呎的地方炸裂發出閃光。

在這種實驗裏，有的時候在落下五〇呎的時候，飛魚雷的降下裝置便發生了障礙，於是六十磅的烈性火藥 (Dynamite) 就在飛機的近旁爆炸了。有的時候飛魚雷會一下子鑽到地下去，以致於炸傷了人的房屋，損害了人命財產。有時候：……又經過了多苦心的研究命運漸漸好轉起來。這次却是在飛行的時候，飛魚雷被上升氣流猛地提起來，隨着又一下子按下去，這樣一來，魚雷的繩索斷了，飛魚雷作了個急降下的姿勢，鑽進森林裏去炸開了。

經過了多次的失敗，他們放棄了這個拙笨的辦法。

其次發明的，便是附有降落傘的閃光裝置。這是用一個降落傘吊着七十五磅閃光粉，從飛機上放下之後，由一個特別裝置的定時導火線導火炸裂。這個方法比起上來來說是大大的進步了；不過也有個致命的缺陷，那便是在三〇〇〇呎高度，炸裂的時候，也可以使地面上的房屋或是窗玻璃破裂。於是這危險的研究，由於底頓市和附近的住民揭起的激烈的反對運動，竟一時中止了。

後來，陸軍航空廠研究員，又一躍而起來研究



**BIOZYGEN**

製酵老  
劑母牌

**寶青春**

開胃強身  
家常補品

補得補片 養行七載 開胃助化 潤腸通便 改善營養  
效宏備華 芬香醇美 精神爽快 通年常吃 永無疾恙 胃口大開  
連吃一月 精神爽快 調養佐餐 滋補非凡 完全淨素 藥房均賣  
其味最鮮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27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天津特別行政區廣東路一八四號 北京東單三條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濟南經四路泰安里十一號

究彌補這致命的缺欠。最初所攝得的像片，因為露出的時間關係，不能太清楚，於是問題的中心不備是如何使閃光彈的炸裂安全，快門的問題也發生了。東人(East Man)公司和佛齊(Fan Chih)空中攝影機公司的技師，被陸軍當局聘請協力研究的便是這個問題，這項聯合研究的結果，產生了在閃光彈光度最強的一瞬間。快門可以非常正確地，而且是完全自動地關閉的攝影機。同時閃光彈也可以發出二十萬燭光的光度，並且裂炸的強度反不像以前那麼厲害了。總之不但填裝量減少，在實一方面的能率也增加了不少。用這種新裝置作最後一次試驗的時候，便能產出極精確的照片了。現在把這種攝影機所用的閃光彈大致情形介紹如下：

攝影機由一個複吊裝置的底座，裝在機體底部一個窺窗的上面，垂直地向着下方。並且可以在任何角度下自由迴轉。還有一條用橡皮覆蓋的組合線(Cable)聯結着攝影機，感度銳敏的光電管(吊於機底)，和電氣操作裝置，這電氣操作裝置是由攝影機上一具銳敏的繼電器，和自光電管製造足以操作攝影機的電流的第一及第二設備構成的。

裝置裏缺之不可的閃光彈，有時候會發生種種的事故，如同時前爆炸，粉碎，或是在空中不能發出閃光等，並且為保護機體的可燃性物件，所以把他盡量地放到遠地方。各閃光彈都附有降落傘，彈從彈架上落下之後，結於落下傘索上的發火紐帶引着一個可熔金屬栓(Melting)。近代的閃光彈，在落下之前很少有爆炸或是發火的。因為這種發火紐帶和閃光彈的Mg。在從炸彈架上落下來之後，預定的時間之前，是決不會炸裂的。

攝影手續頗簡單，攝影機裝好後，在炸彈架上戴好適當的閃光彈，調節好快門的速率，飛機再在目的地的上空一定的高度來一個平行的飛行就成了。

閃光彈在炸彈架上和普通的炸彈相同，所不一樣的就是一條二十五呎長的繩索，一端繫在閃光彈內的降落傘上，一端結在炸彈架上。並且在炸彈架的近旁，有一部分細一些，這地方在閃光彈落下的時候便可以扯斷了。放出閃光彈以前，先看好了儀(普通在飛機上目的地中心上空以前七秒鐘是最適當的時刻)。到相當時候後便放下閃光彈去。等閃光彈完全脫離機體之後，結在炸彈架的繩索便把落下傘拉出來，等到繩索和落下傘索全都纏緊了的時候，繩索細的部分便被閃光彈的重量扯斷，閃光彈便完全離開機體，在落下傘張開的同時，傘索扯動彈中的把持輪和小釘。由於釘的脫落，雷管發火，隨之定時Mg線也發火，Mg線經過定時的燃燒後(普通約五秒至六秒)，閃光粉便發光，閃光彈炸裂。

由於飛機的前進，閃光彈炸裂的位置稍後於飛機。於是閃光便完全在攝影機的視野之外，可是光電管能見到得很清楚。閃光經過光電管後產生精確的電流，再經過繼電器的擴大便會操作快門開啓，使膠捲曝光。

蹲坑集

胡東

小序

公共場所的廁所裏，牆壁上木板上時常會有文章詩詞以及斷章片語塗抹着、弄污些作品。這

我對於這種「廁所文學」以前沒有從事嘗試過；但近來因為便秘的毛病，如廁的時間很久。萬

而且，把在廁所裏看閱點什麼時的感觸，和思想得什麼問題或意念，如果肥住地事後寫了

這種「廁所作業」難道不能算「作品」嗎？那我

又一個序

開宗明義諸大筆記住，我這些東西叫做「蹲坑集」。

哲學藝術的玄妙，吃飯睡覺的尋常，甚至於細細

並且，因為自己有了個意念，一種思想，無論有沒有價值或意義，悶在腦子裏決不會痛快

不過（二）轉，當然是反面文章）不過什麼呢？還是那句「最污穢處，才可見得真清淨。」

「污穢醜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面污穢醜惡。因為不敢正面對着醜惡，也就無法改善

毛廁的法治與德治

林語堂（再談雜碎釘）中柳夫人的「毛廁法家」之論，確有部分的道理。——因為法家的法律是當前迫切需要的。

東西，要能把中國的毛廁弄得像德意志的公共

今日各國（歐亞即如此）是也確立的工具。這在

了。這是最高的理想。如此，「法治」也就是「德治」

「紀律」要與教育結合着，每個人應自動自覺的進行

的，譬如毛廁，到那時如果是大家每個人都有份

# 上車太石

·文 五·

最近，因為一個特殊的機會，我曾到北京去了一次。

從××到北京，每天由兩趟直達通車，日裏的一趟，比較快些，但夜裏的一趟，却更清靜，為了清靜，我搭了夜車。

果然，車廂裏並沒有多少乘客，幾乎每個人都可以佔據一條大椅子，雖比不上寢台，可也够舒服的了，因而想到這一次去北京，真算幸運，時當深夜，本是睡眠的時候，如果旅客擁擠，像增加車次以前的話，即便我到了座位，這種坐着打瞌睡，一直到天明的罪過，實在够受的，而天明之後，還有一整天的旅程，隨著隆隆的車聲，默默的倒在椅上，精神相當的興奮，兩眼好似特別的明快，車廂裏的溫度適宜的，人人脫却了外衣，有的已是酣然入夢了，這時候四週的空氣，格外顯得靜寂，就是我一個人，默默的呆望著車頂，自己回味著。

「茶，喝熱茶！」

人聲轉過我的視線，一個「車內販賣」，推門走進來，左手用力的提著茶壺，足有五六個之多。呼的一陣涼風，從門隙吹進來，撲到身上，微微感到一些涼意。

「茶，喝熱茶！」車內販賣，來到面前。我忽然來了，來時匆忙，忘了喝水呢，聽到茶壺，看見茶壺，忽的覺得嗓子眼裏，有點發乾，那麼，還是喝一壺熱茶吧。

「來一壺！用手一摺，他走了過來。「您要？」兩眼直視著我。

我點了點頭。他把茶壺茶碗放下，我趕緊從兜內掏出了一毛。

「先生現在賣一毛五啦。」他做著笑臉。「呵，長錢啦！好像是對他說，又像是自語。本來，這年頭兒，什麼東西不是真的，一壺水長五分錢，算不了什麼，因之我略點了點頭，從兜內又掏出五分。

我也是真渴極了，才把錢交到他的手內，就拿起來茶壺，呵，缺嘴兒的，不由敲了敲碗，碗呢，哎呀，響得很！抬頭看了看那車內販賣，想招呼他換換，又一想，算了吧，將就着用了，出門在外，那裏又講究許多呢，可是拿起壺來倒茶時，不由得把壺蓋掀開了看。

「喂！我用力的叫了一聲，「你們這是什麼茶？」聲音裏帶著怒意。那個車內販賣，回轉頭來，見是我，「怎麼啦，先生？」說完之後，水還不到半壺，有兩碗嗎？幾片葉子也不落，水也不開，連個茶色都沒有。他微笑着，慢慢的踱過來，一點慌急的神色也沒有，「先生，三等車上的茶，就是這樣，您多包含吧，」微笑裏顯帶著輕視的意味，好像是說，「您要嫌不好，不會坐頭二等車嗎？」然而，他究竟是笑臉相迎的，令人不好說什麼，我祇敲了敲碗，搖了搖頭，伸手又摸到壺口外邊。

「呵，你不是說喝熱茶嗎，怎麼一點也不熱呢？」我的手還在摸著茶壺，溫溫的，仰起臉來向他說。

忽然，他的臉子整起來了，「您喝不喝吧，茶就是這樣，不喝再退給您一毛五。」哈，好利害的活道，好利害的販賣呀！罵人的話，衝到口邊，我及一想，這是不對的，喝就喝，不喝就不喝，何必搗亂呢，退錢吧。

可是，嗓子眼裏，又乾上來，因而想到，與他嗚氣的结果，在他並沒有什麼，頂多少賣一毛五罷了，在這深夜的車上，又那裏尋得解渴的東西呢！一直要乾到天明，那可受不了，再說天明了，想喝水還是他的水，想買點什麼的，也未準買得着呀，真是「既在矮牆下，不得不低頭，」想不到因為喝水，還會受這樣的氣，好，好，行，行，行。」我再也沒什麼話說，那得揮手令他走去。

「唉！」我輕輕的吁了一口氣，把茶壺又拿起來。茶倒在碗裏，雖沒有茶色，却混得可以，也不知都是些什麼東西，儘自在碗心裏轉，久久並不沉沒，端起碗來，呷了一口，呵，這是什麼味道啊，就唯有忍耐著乾渴，放下了茶杯。

贈送親友最好的紀念品  
是你個人的照片

王府井大街福隆洋行對面  
蔣漢澄照相室

外科醫學博士  
王師揆大夫

經驗宏富手術高超對病者  
關照異常溫慈請此介紹  
應診——榮業醫院 東山街 電話五〇二七—六  
景山醫院 東山街 電話四〇〇四—五



# 吾友顧問

## 鼓姬應如何擇偶？

冷儀先生

在未開始寫這封信之前，我會躊躇了好久，覺得很害羞，因為我認爲我沒有給你寫信的資格，你的言行足以規範女性，但相反的我却侮辱了我們女性，我並不是恭維你，事實上我和你來比較，的確是天淵之別，雲泥之差呢，我本不想寫，但那急待解決的問題，又是那麼作怪地鼓勵我，所以不顧廉恥的，終於決心要向你宣佈我的問題了。

在未寫要你給我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將我的職業及生活狀況先說一說，因為我的職業和這個問題有着很卑劣的密切的關係。  
我原住在鄉下，當我幼時（七八歲吧）我父親是整日的賭錢，後來在我十歲那年，已將家產輸盡，偏偏我父又患了眼疾二目失明，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有時甚至一兩天都不得着飯吃，在沒有方法之中就想出一個生財之道，要我學唱鼓書，那時母親雖然不贊成，但也無法，我因為還年幼，不知道甚麼，以爲很好玩，便歡天喜地的學唱了，半年之後就開始隨我父母走大街串小巷，像遊藝又過了幾年，我漸漸知道後悔了，每天由外邊回到家裏總要偷偷兒哭泣一次，我知道我是在作着最下級的職業，先生您不聽一段嗎？客人聽了如果喜歡是又拉又扯，而你還得強自作笑，

不然人家一怒就要罵你作伴，裝着玩，老箱有錢不願意嗎？如果不喜歡呢，只是搖着一副輕佻蔑視的面孔不作一聲，冷儀先生：您聽我這樣說，一定要罵我恨我懦弱吧！可是我的體力不服不現實，我是爲我父母爲我兩個小弟弟一個小妹妹而犧牲！不然我早就自殺了，因爲死可以洗滌一切。

既然不能忍心拋去慈母愛弟去自殺，又不滿自己的職業，于是我努力的向學了，所以買了幾本書，每天一定念幾頁，這樣由淺至深一直努力到今天，可慶的還能看吾友雜誌了。

現在我是在茶社裏唱書，比較莊重一些，但時時也免不了要引起客人們的神經過敏而互相爭執，有的客人甚至干涉某客人給的錢多，真的使人哭笑不得，笑他們怎麼不知自愛，怎麼把女人看得這麼不值錢，把事情怎麼看得那麼容易，我能原身來滿足你們這些油嘴滑頭的人們的欲望嗎？像這些人們沒有一個同情我們的（也許有，但我從未發現過）只拿我們這類女子當作玩物，但我們也有被他們當作玩物的條件，那是因爲職業過於卑鄙的原故，然而任你如何坦白地向他們訴說以前曾遭受的苦衷，也毫得不到他們的些許同情，甚至還許發怒，也許乘機來騙你的，真是心有萬分難言之隱又向誰申訴？如果態度冷淡，捧你的人就要少，甚至使你難堪，令你不能維持下去，過於浪漫也一定要引起不肖的疑及和野心，實在是進退兩難，但我也不能恨他們，因爲這是社會促成他們這樣，也正和我拋棄不了這個故樣一樣，我只恨我們這類女子還許不如一個出賣肉體的女子，因爲她們雖然出賣肉體或者還許有靈魂的存在，可是我們這類女子很多被熏染的喪失靈魂了。

我的職業如上所述，在下面我就要提出我所要請你解決的問題了。  
現在我已達到結婚年齡，危機漸漸迫近，我想竟作此賤唱生涯終非長久之計，所以很想覓一對象，但我決不給一個有財有勢的老爺去當小星，我也不喜歡觀女人如同玩物的男人，我只希望給一個能諒解我過去的職業而又能擔負一家的生計及有學識的男子作伴侶，我這樣說冷儀先生您笑我太不知自愛虛榮心太強吧！但不這樣我還恐被迫復踏前轍的，本來像過着這樣生活的女子誰還能睜得起！誰還能願作我的一生活伴侶？因此我才求您指示給我一個具體的辦法：是要怎樣去選擇對象。

我現正在病院內養病，病體日見好轉，不久就要離開此處，請您快些在吾友上發表，切切敬祝筆安  
(芝)

芝女士

你的自尊心太重了！你雖是個鼓姬，但是能有高貴的人格，以能力掙錢糊口，不作男人的玩物，我是不會輕視你的，因爲我們同是站在女性的圈裏，我們有着共榮共辱的關係，告訴妳，讀過妳的信，知道妳是一個自愛自愛的志氣表示十分的崇敬。的確，在妳的這個環境裏，妳居然沒有被短暫的歡樂，誘人的金錢，陪人的手段等迷惑了妳純潔的靈性，這的確是很難能可貴！  
妳我都是平凡的人，我所以能在生途上，走些平坦的路，無他，是環境造就的我，也是我抓住了這個環境，於是我作一個編輯；妳有妳的



環境，你的環境造就你成一個鼓聲。假使你有我的環境，當然你也可能的作一個編輯。人是一樣的。但各人有各人的環境，因不同的環境，而造就了各人的職業，不過，無論在任何環境裏，能够保全自己的純正的人格，盡人應盡的職責，不爲金錢所支配，而能適應環境，支配環境間的一切，這便是個可敬的人物，我絕不會以我的環境，職業而定人之尊卑。

看信中文句通順，字體端正，知你必是很努力自修。你孝思愛弟，忍辱實技求生，看不起醜劣的行爲思想，實在值得我們欽佩，假使每個坤伶，鼓聲有着你的思想，我相信女性的低級職業，在社會人的心目中，一定可以提高地位的生活。雖然我不大和伶界的人來往，但是女伶的生活，我很明瞭而同情她們，一個紅得發紫的坤伶，絕不能僅靠着她的藝術與純潔的人格而享盛名，她雖然外表是非常圓艷，享受的很超越，但是她內心一定有着說不出的苦惱，她的前途未必是怎樣光明，希望你不要自卑，永遠保存你純正的人格，對於你的未來的生活，多少會有幫助的。

我很贊成你擇偶的意志，的確，寧可嫁給勞工，過着一夫一妻的生活，生活雖然貧苦，而精神方面是解放的，同時也是長久的，若是一作一個富人之妾，生活雖比較安逸，但仍不是男人的玩物，絕不是正常的兩性生活，一天男人玩的厭了，便輕易的被拋棄了，那時人老色衰，生活困苦！走頭無路，因而墮落去過神女生涯，這種女性的一生除去過不了久的感嘆生活，一直是以靈與肉榨乾吃盡，原因是她們掉在迷津裏，還不自知墮落，以至於終身得不到人生的樂趣，過去有多少坤伶逃離排客的金錢勢力，毫不思索的嫁了，嫁了以後，立刻到汽車上，洋樓住上了，但是不久又作了下堂婦，這種實例實在多得很。我很爲你慶幸，你很早就覺悟，這實在是你未來的幸福，這是你從內心的覺悟，比別人給你的規劃，強的多。

在妳那個環境裏，打算尋求一個有學識而不自愛的青年，的確不易，因爲若是好青年，他也不肯到妳所在的場所裏去，妳睜開眼看到的，都是妳所厭惡的人，而妳所喜歡交接的人是在另一個場合裏，妳又無機會到另一個環境裏去。怎麼辦呢？我只有廣交一條路。

妳不必顧慮到妳的職業，妳既然打算和一個學識的男子結合，妳自己並不要多麼高深的學識，但是妳必須要有高尚的思想，文雅的話吐，端莊的行動，以及能够吃苦耐勞的精神，賢良主婦的本領，才能和一個有學識的人生活在一起，因爲現代青年人，他不注意一個女人的身世，其所注意的；對方是否能和他談得來，是否能被人誇獎是一個好妻子，是否能替他料理一個家。所以妳只要有着我所說的優點，妳就不難得到現代青年的喜愛，對方若沒有腐敗的親長，因爲年老的人還有很深的門第之見哪。那麼妳很容易得到對方結婚的許可，所以妳不可疏忽了自修的工作，同時更時常注意自己的行動，有沒有一般鼓聲所具有的陋習。

妳既已具備作有學識青年的妻子的條件，現在就沒法去交接這種青年，因爲是妳和現代青年隔着一個環境的界限，只好以間接的方法認識，也就是「因友及友」的方法，雖然那些顧客都不是妳理想中的人，但是妳可以利用他們，因爲他們的圈子中也許有妳理想中的人。只要妳意志堅定，行動謹慎在不受他們欺辱的情況之下，大膽的和他們去應酬，因他們而去尋覓妳理想中的人。總之，就是把妳所在的範圍擴大，妳認識不同的人物的朋友也就漸漸增多，自然容易選擇了。

不過，妳要切記着，和任何人認識以後，雖然對方是個有學識的人，妳也要謹慎，不要驟然把愛獻給對方，總要經過交友的階段，妳能切實的認識了對方的一切，然後再進行到愛之結合，因爲有着不少的女學生，因爲愛之迷惘，而嫁給有變之夫，所以妳要謹慎！

我很喜歡妳，雖然我們是沒見過面的朋友，望妳病體痊愈時，來社面談，我每天下午五時以前準在社裏，此覆祝

(冷儀)

### 簡答

如華女士：  
王芝女士：

有着健康的人可以認爲患病是不幸的事，但已患病者就不必悲觀傷感，空增病狀，而遲延病愈的日期，又何必呢？只靜靜的養病吧！恢復健康以後，依然可以隨妳們的意志去作大事的。

關於寫日記的參考書，可以參看曾文正公的求學日記。再如新

告……訴……兄……弟……姊……妹……們……

文藝一類的日記，許多名作家如魯隱等都有。西單商場書攤上就可以見到。

不過，寫日記不一定非要看名家的日記才會寫，反正是記自己的事，記一下日子以後，把自己認爲都保存價值的事，隨便記上去就是日記。謹此簡覆。祝

(冷儀)



# 關於白菓

## 答劉舒天先生

·莊嚴·

莊嚴先生：

原諒我這種稱呼吧！願您更健康些，當您接到這封信時，也或許懷疑而覺于它的突然；但，請您原諒我這種冒昧。

爲您慶幸，爲您祝福，您能耐心地花費幾年功夫尋回已失去的健康，這該是多麼值得快樂的事啊！我不禁也感到無限的希望，因爲我也是一個T B患者，剛剛離床十三個月的病人。

看到新近「吾友」上的大作，替您驚喜，踏過艱難的無數關口，縱然是過去的事，但，畢竟是可怕的，不希望人們再遭道這許多的不幸。我們也嘗試白菓的效力，但，不知它是否有其他反應；當您吃白菓後白血球忽然減少，與白菓有無關係？並用油泡的方法，您能抽出點時間告訴我們一些嗎？我們看報後即行收集，可惜良機已去，只得得到一點黃皮的白菓，還能保持它的效力嗎？願您賜給一點好的消息，原諒我這樣的唐突。此祝

祝樂

敝人劉舒天謹啓 一九四二，十，八，

舒天先生：

十月八日由吾友編輯部轉來大札收到了。

首先，我該感謝你的祝福，同時，更應該感謝你對於我的信任。

從你的信上，知道你「也是一位T B患者，剛剛離床十三個月的病人。」唔，讓我們意識一下吧，「剛剛十三個月，十三個月還是一個多麼悠久的，然而，依照療養院的習慣說法，又是一個多麼淺短的日子啊！

在這個短促的，不，悠悠的歲月裏，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我們只能把自己關在一個狹窄的小天地裏——一隻病床，四片白牆；我們熱悉的面孔；我們生活中沒有新奇，也無所謂新奇；冬天來了，夏天去了，但，外面自然界的變遷，對於我們——肺癆病人又有些什麼意義呢！是的，世界上還有什麼能比把活生生的一個人幽囚起來更殘酷的刑法呢？

縱令我們已經痊癒，我們又能從事些什麼，我們因爲長年和病床打交代的緣故，社會對於我們顯得冷淡了，陌生了，學校的門扉對我們緊閉着，社會似乎也不容我們涉足——由於健康的限制，剝奪了我們生存的權利，我們再也不能任意地從事我們所喜歡的工作了。我們對於這個世界全然是不適合的，因爲我們已經成爲了另一個世界的臣民，而那個世界呢，却就是那狹窄的小天地！

可是，偶爾之中，我們居然找到某種東西，能幫助我們痊癒時——能縮短我們的療養期時，我們怎能不把它重視呢？

是的，關於白菓對於個人的反應，在本刊上已經詳盡的介紹了。不過，這篇短文是在去年寫成的，爲了審慎起見，一直不敢拿出來發表。今年，恰好有某位太太也患了輕微的肺病——左肺尖上有一小塊病竈，因爲自己還病有過許泡的白菓，便照送給她，經服用食三個月後，以X光照像檢查，知道病竈業已結核，由此可知，它對於女性病友也有同樣的效力。

它對於病友有惡劣的反應嗎？就個人的經驗

來說，是沒有的。白血球減少嗎，那是由於黑熱症(Kala-azar)的緣故。黑熱症的症狀和瘧疾(Malaria)相仿，不過，瘧疾是由於蚊咬傳染而來，而它呢却由白蛉傳染的。它最易見的症狀是：間歇地發冷發熱，出汗，白血球減少，肺部腫大，抽取骨髓檢驗，裏面有黑熱病菌寄生著，較重的鼻痔齒牙還容易出血……

今年，也許是因爲天旱的緣故吧，白菓產量驟說非常稀少並且價格也比較小些。它成熟的時候，外皮是黃的，當然是有效的，你居然還能夠收集到一些，可說是很幸運的。

我的辦法：是把它連外皮浸浴在油紅裏（祇要是食用油，我想種類沒有多大關係的），經過至少一百天（越久越好），每天清晨取出三四粒至五六粒來，把它們的外皮和硬殼剝去，吃裏面的果肉；這時，小便(urine)也許略減而呈深黃色，每天多飲點水調節一下我想是無害的。

末了，我想請求你一件事；就是在你未開始服食之前，最好先去照一張X光像，經過三三個月後再照一張，以便前後做個比較，看它對於肺病是否有有效，而把你個人經驗確實地寫點出來發表——因爲，一則它在現在，依然是在試驗期間；同時，我們總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得到醫學界普遍的重視。

另外，在你決定服食之前，爲了謹慎起見，我希望你頂好能夠得到醫生的同意，因爲，只有他們的意見，才值得我們尊重的，不是嗎？敬祝安

莊嚴謹復十月十五日  
(請參閱上期莊嚴君「肺癆療養與白菓」一文)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  
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  
——「吾友」！

# 「我是怎樣痊癒的？」徵文啟事

已然幸運地恢復健康的友人們！把你們寶貴的經驗，熱心地貢獻出來，使至今仍纏綿綿綿痛苦的苦難的朋友們，切實地得到你們的幫助，早日恢復健康！

自從本報刊佈了嚴莊君的「一個肺癆患者的自述」一文以後，在各方面我們得到很大的反響。有很多人致函莊嚴君討論肺癆病的問題，要求我們代轉；還有許多人鼓勵我們多刊這類文字，也有人看這篇文字以後又貢獻給我們很多意見。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肺病的注意，這些事實更顯示了肺病在我們中國的普遍性與嚴重性。

唯其如此普遍，唯其如此嚴重，所以這也就成爲不容我們忽略的一件事了。在我們的親戚朋友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很多的肺病患者，從這些肺病患者之中，我們可以描繪出一幅慘慘可怕的圖畫。多少有作爲的青年，因爲患了肺病，斷送了他們的寶貴生命；多少人原來是精力瀟灑，工作效率很大的人，因爲一旦染上了肺病而使他們消磨了壯志，離開了健康的生活。這種無形中的損失，甚於一切我們所看到物質上的損失。從世界各國肺病患者的數目看來，我們中國的肺病患者之多要佔世界第一位。這是我們的恥辱，嚴重的說，這是我們民族衰弱的最大原因！爲了洗刷這種恥辱，爲了復興我們的民族，防務運動是件刻不容緩的事了。

防務運動是件重大而緊切的運動，需要社會上下一體推行的一件事；爲此，我們願意在這種偉大的運動之中，盡上我們一份微小的力量。

我們計劃以「我是怎樣痊癒的？」爲題，在最近出版一冊書。在這裏我們公開地徵求一切曾患肺病，並且已經痊癒了的朋友爲我們執筆；希望這些朋友們能用真誠坦白的態度把你們的痊癒的經過詳細地敘述出來。在每一篇文字中，我們希望作者能回答以下的三個問題：

1. 我是怎樣患上肺病的？
2. 我是怎樣痊癒的？
3. 我痊癒後的健康生活是怎樣？

我們希望徵諸位回答這三個問題時，第一，要絕對真實，第二，要盡力客觀，避免一切主觀的偏見和武斷的肯定。第三，敘述要盡力科學化。我們藉此可以在各位的經驗中，獲得一些關於肺病療養上的知識，藉收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效。我們深信這是諸位已然幸運地恢復健康的朋友所樂於助成的。

徵文的截止日期是十二月底，凡入選之作，除按普通稿件致酬外，並贈送精裝本一冊以爲紀念。希望所有曾經患病而巳完全痊癒了的朋友們不吝把你們寶貴的經驗，熱心的貢獻出來，藉使至今仍纏綿綿綿在病榻的苦難朋友們，切實的得到你們的幫助，早日回復他們的健康。我們深信這是一件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希望你們用最大的同情來使它實現！

吾友報社編輯部謹啓



## 妙文有感

梁·今

一次到某著名中學找一位朋友，偶然見到了一張文藝壁報；幾篇文章和詩歌寫得也不平，不過編者的對刊語卻神氣十足，看完了不覺心中感到一種不是滋味的滋味，茲將原文抄錄於下，以資讀者之一觀。

「似乎有這麼兩句：『紅花沒有百日好，北風也有轉南時。』本來嗎！英雄不能久，在『晴先生』的『我今年正身』定律之下，終於昨天接到了『委任狀』，兼任『文藝壁報』一職，雖然不致於報紙上『一筆抹殺』，『一筆抹殺』，豈是容易當的，沒有兩把刷子焉敢當此重任，故曰，此豈非當當之職哉。」

「過去就愛耍筆桿，寫寫稿什麼的，也曾過過家裏兩分郵票，把稿子投到報社去，不過却總登不出來，有時被退回，有時更根本不發還，本想買回閱閱，又捨不得那幾分郵票，也許是報社的編者不能給，於是再投稿時注明却願，出風頭也不錯，不過『外男打燈籠』照舊，真要把自己氣死，發誓不再投稿，可是不久就應運而到，仍於焉，奇。嗚呼，報紙永遠不上不了咱的名，只好罵一雙媽的，運沒來呢！又放下了筆。」

「今年流年大吉，吉星高照，紅運當頭，會也當了編輯，嘿！英雄不能久固是不？編不也是一個腦袋嗎？自也風風投稿人，稿子叫自的親親舅舅也過，可是天天都要見面，真怕挨揍，這年頭，多事不知多少，少事不如無事，只有忍氣吞聲，誰叫自沒當報社的編輯呢？這還是差點，朋友，你只管寫稿，我不相你的稿。」

「昨天上任，今天出稿，這又不是三頭六臂，那有那麼大神通在好在有墨水，齊娃二兒給支持着門面，總不至於塌台，這東西就是上台的通電，不開場白，不，頭一次還給讀者的債吧！朋友！咱可沒錢買銀針，九，小生這真立正，敬禮！」

看完了上面的東西，感到一陣心寒，想不到「相聲式」的文章也會堂堂的登在一般的前頭，特別用紅墨水寫出來。更想不到這位編者大人對報紙的這種編者如此看法。可是，使他如此寫東西的責任，應當歸誰呢？

# 學府風光

# 重慶、米英を背景に 西北開發工作に着手

自大阪毎日新聞

「北支〇〇井日赤谷特派員發」西北地區に對し重慶が最も求めてゐるものは聯合國への通路および地下資源であるこの欲求達成の障礙となつてゐた西北回教軍の改編整理は一月余に亘る蔣介石の西北視察により解決、かくて西北の中央化は大體において豫期の如く進展しつつありとの見透しをつけた重慶は米人顧問オーエン・ラテイモアの重慶歸着を待つて米英を背景に本格的西北工作に着手せんとするもの如く重慶の各種視察團體は蘭州を中心として活動を開始した。

即ち農林部長沈鴻烈が天水、岷縣一帶を視察、また重慶産業視察團長林計康は陝西、甘肅、新疆、青海などを視察してゐるほか米人技師達が天水、寶雞、西安、蘭州等の工業地帯を檢分したといはれてゐる。

これは明かに重慶の依然たる英米依存を露骨化したもので、聯合國への通路としては從來の赤色ルートのほか二つの新路線を開拓し海外への出口をインドのカラチならびにペルシャ灣に求めんとしつつある、また西北の抗戰資源の開發状態については最近次の如く報道されてゐる、即ち重慶が西北に最も強烈に要望するものは前記の援蔣ルートのほか(一)甘肅、新疆の石油(二)食糧(三)青海、新疆の羊毛(四)その他の四つに分け得る。

このうち石油は大東亞戰爭によるピルマ路喪失以來陝西、甘肅新疆の産出増加を計り甘肅省王門縣白楊河村の油田は經濟部長翁文灝を開發理事長としてボーリングを開始してゐる、新疆省迪化、烏蘇、伊犁など一帯の豐富な油層と共に重慶の開發目標となつてゐる。

# 重慶、以英美爲背景 着手於西北開發工作

崔琳譯註。

「華北〇〇井日赤谷特派員發」重慶對於西北地區最希求的、是赴聯合國之通路與地下資源。而成為建此欲求之障礙の西北回教軍の改編整理、由於蔣介石互平一月餘の西北視察而解決。於是看到西北之中央化、已如預期而進展了の重慶、遂等待米人顧問ラテイモアの重慶歸着、以英美爲背景、而企圖着手於本格的西北工作、故重慶之各種視察團、以蘭州爲中心、開始了活動。

即：傳説着農林部長沈鴻烈、視察天水、岷縣一帶、重慶産業視察團長林計康視察着陝西、甘肅、新疆、青海等地之外、蘭州等工業地帯、同檢察、天水、寶雞、西安、蘭州等の工業地帯。這是明顯的將重慶之依然依存於英美露骨化した、赴聯合國の通路、除從來之紅色路外、開拓兩便新路線、將向海外之出口、求之於印度の喀喇崑崙波斯灣。再關於西北之抗戰資源の開發状態、最近、有如次之報道。即重慶於西北最強烈之要望者、除上述之援蔣路外、還能分成四個、(一)甘肅新疆之石油(二)食糧(三)青海新疆之羊毛(四)其他。

此中の石油、由於大東亞戰爭、緬甸路喪失以來、逐圖謀陝西、甘肅、新疆之産出増加、甘肅省王門縣白楊河村之油田、以經濟部長翁文灝爲開發理事長、正開始鑿孔。新疆省迪化、烏蘇、伊犁等一帯の豐富な油層、同成爲重慶之開發目標。

### 注釋：

題解：重慶爲主語、「米英ヲ背景ニ」、ヲ係詞譯符號、故可譯爲「以英美爲背景」ニ係副助詞。

將全句造成「副條」、用以修飾下面動詞「着手」。「西北開發工作ニ」、此「ニ」字、係示動詞之補語的助詞、「着手」係動詞、在意義方面、並不完全、故需要補語來補充、所以檢分「スル」會同檢察。

カラチ Ch. Karachi  
シツワアル Ch. シンチアル  
計ル Ch. 計算  
ボーリング Ch. Boring 鑿孔。

## A love story

By H. E. Pates

(Continued)

At last the woman brought out a photograph of their son, dusting it zealously with her long sleeve. He had been a shoe-smith, and the portrait depicted him standing by the side of a beautiful black mare. Both man and horse were enormous, handsome creatures. She began to heap on me documents, certificates yellow cuttings from newspapers, red and crimson ribbons, medals, and a silver cup, all relating to him.

"They couldn't touch him. He was a masterpiece. But you see that, don't you? They used to carry home after the championship was over. He always won. No-one couldn't touch him."

The two continued talking. After a little time I felt their tone change, and presently they spoke of his death.

He had been kicked one night by a ferocious horse at the cavalry camp, and had died without seeing them again.

As they were talking, I became conscious, suddenly of a shadow over the door-way, and looking up, noticed a figure there. With her face half-turned to us, her sturdy arm holding before her a basket of mellow gooseberries, stood a dark-haired girl of twenty five or six, watching and listening. The grave dreaminess of her face, her unbroken silence, her apathetic pose, arrested me by their air of mystery. The resignation of the small white face, never stirring, never changing its expression of dumb meekness, troubled me. So she stood, for a long time a mere object, like the shadow she cast in the door-way, until she silently vanished without having uttered a word.

Soon after she had disappeared, we rose and departed, too. Their last earnest, apologetic words were called after us as we crossed the garden.

"If he'd been here you could have had them like a shot, you see, while you waited. But you come tomorrow. They will be ready then!"

We entered the wood, traversing the green, half-sunlit riding in silence. The heaviness of the summer air under the oak trees, and the pure and delicate presence of the girl at my side, made me forget the horse we had left behind. The desire to express my admiration and love for her drove away all others.

But presently, speaking in an incredulous tone, she remarked:

"What a fool that son was! A drunkard—but they still believe he was kicked to death by a horse, though everyone knows he drove home drunk and was pitched out and broke his neck." (To be continued.)

## 愛的故事

燕之譯

後來那婦人拿着一張兒子的像片走出，用長袖熱烈地拂去灰塵。他曾作過馬掌匠人，那張像片裏的他站在一匹美麗的牝馬旁邊，人與馬都是高大的俊物，她開始將一些文書，證件，報紙上黃色新聞剪錄，紅或深紅色的綵章，獎牌，和一隻銀杯，一切關係他的物件向我堆攏來。

他們都趕不上他，他是個英傑，但是你們不曉得嗎？每次競賽終了，他們總是把他抬回家來。他永遠是勝利的沒人能及得上他。

他兩人繼續不斷的說，不一會兒我覺出他們的聲調改變了，接着他們便說到了他的死。

某一夜晚他在騎兵營裏被一匹兇暴的馬所踢，而不及再見他們一面便死去了。

當他們正在說着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影子經過了門口，抬頭一看，看見那裏有一個人。一個二十六歲的黑髮女子，面部半向了我們，用了強壯的臂膊在身前提着一籃醋栗，站在那裏且看且聽。她臉上如夢幻般莊嚴的神色，始終如一的沉默，淡泊的姿態，這些神秘的態度惹起了我的注意，那副蒼白的小臉上所帶的聽天由命的氣概，絕不掙動，絕不變其誠默溫順的神情，還使我發呆了，她這樣地，好似她拋在門口的影子般的站了好久，至到她一言未發默默地走去。

她之後不久，我們也起身告別了。當我們經過花園的時候，他們又在我們身後說出最後懇切抱歉的話來！

『若是在這裏，你們知道，在你們等候的工夫，就會很快的把櫻桃得到手了，然而如今你們須等明天來。明天就可以把它們預備好了！』

我們度進樹林，默默地行過那條綠色的半蒼日光的馬路，橡樹下面夏日空氣的沉悶，和我身旁這位女郎純美嫵媚的儀容，使我忘懷背後剛離開的那所屋舍。欲向她表示我的仰慕與愛戀的願望將其他所有願望完全逐走。

但是頃刻她即用了一種懷疑的語氣說道：

『那兒子是怎樣一個傻子啊！一個酒徒——但是他們仍相信他被一匹馬踢死，雖然人人都知道他酒醉驅車回家而被擲出車外就地摔死了。』 (未完)

Yellow cuttings 黃色新聞之剪錄；黃色新聞謂驚人之新聞也； No one couldn't = No one could

係僵語； apathetic pose 漠不關心之姿態； like a shot 猶如矢發似一射也。

# 凋零了的紫藤蘿花

于真

——這故事是真實的，然而如今這故事中之主角已改過了，我祝禱他。——

春。紫藤蘿蔓上結着結滿繁情的落蕊。

第四堂還沒下課，我的心已飛向那個離子河畔的女學校中。這堂是文學史——多麼無味的功課哪！……楚辭啦，樂府啦……一些腐舊的屍骸，臭皮囊。從書包中拿出她的信。精緻的粉紅色信封上寫着她的名字「柳琛娜」，望着那淡藍色的三個鋼筆字，我遂被拖入一個幻想裏。

「噯！噯……」是鈴聲抑或是古

年代裏赦免天牢中死囚的聖旨？像一群被釋的囚人，我們步在水門汀道上愉快的吸着自由的空氣，春天氣溫覺得像少女的唇上的溫柔，軟軟的，軟軟的。

九——現在我唯一的同伴，我們停止在塘子河畔的那女學校門前——這學校比我們晚放一刻鐘。

我訂着那綠色的大門，再度陷入幻想的沙灘裏。

時間過得多慢！我蹣跚的走動，心房的跳動……終於校門開了，走出一些紅的，綠的，穿着誘人顏色的姑娘們。

我注意的是那着了綠色馬甲的，一個有着風情的眼睛和規矩舉止的姑娘。

隨在她身後，我悄悄地抽出信。然而我沒有勇氣遞給她，更想不出第一次冒險和離搭話的言辭，如今那那焦黃臉色的同伴凡已經和她底芳並肩在一起了，他真是老手！「密司柳，我有一封信給你。」爲了幾日後的想思，我做了生平第一次的冒險。

「倘若你看得起我，請你把這信收下吧！」

幾個行人底眼光都投過來：牠們是箭。

「密司柳，你難道沒有一絲看得起我麼？」我這樣跟隨着你看，像捲毛的吧狗……」我底臉紅得可以上台演關公的戲了：是焦急、是羞款、也有一些憤怒。

她笑了，是爲了後一句。我機警的把信塞入她底書包裏；她沒拒絕。[假若我真的變成捲毛狗跟隨着你，我也願意。]

她又笑了，嘴邊像開了一朵玫瑰花。

「把第二封信給她後，我興奮得像一頭野牛。」

期待着那一串未來的心跳的日子，我焦急的期待星期六。放學後，到芝家裏去打乒乓球，還有沙。

「你喜歡你的未婚妻嗎？」

「我連見她都沒見過。」我只有這樣回答。

「你不是愛柳琛娜麼？那麼你甘於做犧牲的犧牲品，甘於奉送自己底青春麼？爲什麼不反抗？」

「反抗？」

「是的。反抗，跑！」聲音是鐵

「跑！跑到外面誰管飯吃？」我只有這樣回答。

「好！有出息！」

「好！有出息！」



了，而我底心却翻開浪花！我愛柳，然而得和不相識的女子結婚，怎麼辦呢？

「唉！混吧！有一時算一時。」

那心跳的星期六到了。在修飾上我是費了極大的斟酌的！頭髮是昨天新吹的最新式的水波浪，所以面孔顯得相當的漂亮。換上淺藍色薄呢上衣，黃哩噴霧，拿着袂大衣，邁出門。

在大華電影院前我等待着。直到散場，也不見她底影子。頹喪的回家來，接到她底短信

楊曲先生：

從芳口中知道您是已經訂婚的人。已訂婚的人是不該再交女友的。這樣會對不起您底太太和我！

永遠的再見！

柳琛娜上

我墮入煩惱的深淵裏。

寂寞的日子呵！

「幾日夜來，我是被一種難言的情緒煩擾着。幾百聲太息，幾夜失眠，我變成異常的衰弱。家人都說我有病了，然而我却怎能說出我的病源呢。」

「今天是個不愉快的天氣，天上灰沉沉地鉛一樣的沉重。沒上學，無聊的拿起一本劉雲若的小說來看，書上的字幻成一個個的小甲虫，在爬。我沒有心情再看下去，抽頭望窗外！」

「紫藤蘿花開得正旺盛呢！這時窗外有敲門聲。」

「芝、沙、進來了——他們倆都是我的好友。」

「曲！怎麼好幾天沒上學？」

「是病了嗎？看你臉色這樣黃。」

「我無言的讓他們坐下，遲疑的把信掏給他倆。」

「看了柳的短信後，他倆都沉默着。我也沉默。不久沙第一個開口了：——這就是你所消瘦，憂愁的原因嗎？」

「是的。」

「你現在覺得很憂愁麼？」

「不。可是我覺得一切都是空虛，像是失掉了生之興趣，寂寞永遠無休止的追隨着我。」

「你以後的打算呢？就這樣頹廢下去嗎？」

「以後的打算？……我沒有想到。」

「——沙憤怒的狂笑起來——那笑給予我多少難堪。接着又是一陣沉默。沙注視着我，目光中充滿了諷刺。我無言的注視着窗外的紫藤蘿花，紫色花朵在綠色的藤上垂下，像串出玫瑰葡萄。」

「芝是個穩健老練的人，他始終沉默着。現在，他像要打破這僵局，拿起桌上的劉雲若的小說：『劉雲若的小說寫得實在不壞，只是有的情節過於瑣碎造作，沙你的意見如何？』

「他的文筆相當的不壞。可是他寫的書實在沒多大意思。我最歡愛的書是巴金的『家』，因為現代的我國人雖較從前進化了，而實際還有很多因禮教的醜例來犧牲子弟的幸福的家庭；雖然我們可以到處見到廿世紀的汽車、高樓、電燈；而實際還有許多青年在買賣式的婚姻下掙扎，在『犧牲』和『奮鬥』兩條路間徬徨。』

「家」顯示出大家庭的黑暗，指導出現代青年應走的路途。——沙又象一個講演家在講演了，而說到這裏却被芝止住。

「這是一個美麗的黃昏。太陽不知在何時又逃進雲霧，在西方地平線上露着半個面孔。紫藤蘿花在這微弱陽光的照映下，却顯得非常的美——一種說不出的美，一種飽鬱的美，在兩種不同的環境下顯得更合適的調和美。」

「天不早了，該走啦。」芝站起身：「曲，我鄭重的告訴你，過度的憂鬱是一付毒藥，會損害你的健康。你應當學習忘記，來忘記那不愉快的。」

「我以為你會很容易得到你的幸福。那就是拋棄了家，『跑』！——這又是沙在演講。」

「得啦！——芝推着沙：『回見吧！』

「回見！』我看他們的背影消失後，頹然的坐在椅上。思索這沙的話。——是的，我擺脫了家庭的束縛，很容易的會得着她的愛情的。然而……

「然而，然而什麼呢？我不希望她愛我嗎？絕不！……我迷惘的望着窗外的黃昏，迷惘的。」

「少爺！開飯啦！」

「第二天我是更消瘦了，望着鏡內的影子，自己也禁不住嘆息。星期日又到了。勉強的收斂一下頹廢是心情，吃過午飯，到光明去看『未完成的交響樂』。」

「喂！楊曲！散場後，碰見九。他穿着一身淡藍色西服，頭梳得光光的，同他到文利去吃飯，吃飯中談起柳的事情。」

「你就是因為她而瘦了嗎？」

「是的。」

「哈哈……」像嘲笑傻子般的笑聲「哈哈……你太傻了！」

「戀愛神聖，呸！去他媽的！告訴你，老弟，戀愛就是互相玩弄。男的看女的長的漂亮，女的看男的有錢，好！得啦！看電影，吃飯，開房間。玩完了就散，這又算得了什麼？老弟，天下女人多得是，到那裏找不着。何況，你就這樣整天發愁，柳也不能再理你呀！」

「呼！——前幾天我追芳的時候，咱們學校那個張琴給我寫信，罵我薄情。薄情？我只跟他一起玩兒了，誰跟誰有情啊，她也不照鏡子，看自己臉滿粉的臉比母豬強多少。我把這封信釘在學校門上了。聽說她笑了一大場哩！固然，我做的未免狠些，可是不這樣怎能永斷瓜葛！他得意的拍拍我肩膀：『老弟，跟我學，追一輩子密斯也不會吃虧。』

「對。對。』他說得實在有理。幾日來的悲哀都消失了，回想前情，多覺得可笑呵！

「是個晴明的月夜。我倆走在柏油路上，滿沐着月的光，清涼，而又非常愉快，像浸在游泳池中。」

「老弟！我帶你到一個好地方玩玩。』他奇怪的笑着。

「什麼地方？』我迷惘的。」

「一會就知道啦！」

「他帶我走進惠中飯店，我以為他要跳舞。」

件綠色旗袍，底下露着一雙充滿了誘惑性的大腿，桃紅色的高跟鞋……

「老弟！你看老七長的够樣兒吧！」

「她叫老七嗎？」

「……」

「你看她的眼睛多風騷！」

「……」

「身體也够曲線！」

「你也不知道，她的嘴更香呢？」

「……」

臨睡前，我喃喃自語：

「夢裏見，我的老七。」

那我便睡到真個消魂的滋味了。

醒來時，一抹朝陽已透進屋子

久呵！

那天，我去上學。一進校門就碰見多嘴的劉莊，他的話永遠像尼

「嗚！好久不見啦，楊曲。有一個星期沒來了，幹嗎去啦？好孩子不上學，學學吊帶斯。」

「管他呢？我毫不介意的回答

「老七比她漂亮多了……」

「我一面想，一面跑開。我怕他那永遠沒有終結的言語。」

這一堂是國文，教國文的王先生是一向以嚴厲出名的。

「揚曲！中國第一個提倡白話文的是誰？」

「……」

「……」

「……」

「……」

「……」

「……」

「……」

「……」

「你簡直不配做學生。現在你們整天的逃學，看電影，上跳舞場……簡直是浪蕩的纨绔，那裏還有心上學……」

這時我接到九的紙條：

「……」

「……」

「……」

「……」

「……」

「……」

「……」

「……」

「……」

「……」

「……」

「……」

自曲：自從離開學校後，一直沒聽見你的消息。

直到今天早晨，聽劉莊說，他看見你和九一同從惠中飯店內出來。

「……」

「……」

「……」

「……」

「……」

「……」

「……」

「……」

「……」

「……」

「……」

「……」

內容豐富

本報合訂本第七號出版！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七號自三十二年七月一日起至九月止，共計二十七卷。歡迎訂閱，每套定價五元四角，外埠另加郵費二角三分，本日起開始發售。

文字雋水

「我真的會墮落了麼？」拾頭，窗外紫藤蘿花已凋零了，殘零的花瓣洒在院子裏。——不，不，我不能再像落花般的墮落了！眼裏含着愧疚激出來的良心淚，我清醒了！

永久之計



譯者

有愛三... 先男女... 一愛可... 人女不... 變永... 又誰... 變不... 愛人... 變不...

我決定唯一的方法就是去謀殺他。這是五年前所沒有的觀念，五年悠長的歲月，我是沈淪在孤獨，無主，和失望中；上班，下班，吃飯，睡覺，時時想琪蕾，這樣已經五年了。有些人先愛一個女人，然後又愛上另一個女人，甚至於第三個女人。可是有些人愛一個女人，他們永不改變。

現在，我決定去殺了他；我的心情就好像想將那有六天的航程，或是將要捨棄職業一樣。一切事都出乎正軌了；可是這些個還沒有像那一天的一半嚴重，或恐怖。是五年前，當琪蕾告訴我她不要我時，我曾經勉強笑着說希望她快樂，作這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我決定去殺了他；我的心情就好像想將那有六天的航程，或是將要捨棄職業一樣。一切事都出乎正軌了；可是這些個還沒有像那一天的一半嚴重，或恐怖。是五年前，當琪蕾告訴我她不要我時，我曾經勉強笑着說希望她快樂，作這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別這麼說，陶娜。」  
「我知道，可是你記得嗎？一次，在六個月的長時間裏，我是屬於她的。沒有第二句話。」  
「別把事情弄得複雜，陶娜。」  
「我不想使事情更複雜，琪蕾，放棄他吧，那是還不太遲……」  
她打斷我的話說：「別，陶娜，我們以前就很好，是我要訂的婚約，我要他。」  
「可是你現在不愛他呢？」  
「我不知道，他需要我。」  
於是我想到他是怎樣的需要她。我想到別的女人，我想到報紙上的照片關於他們在麗都飯店訂婚的一幕。  
「好吧！我說。可是讓我去看你，今天晚上我一定不在家。」  
「不！請不要，無論如何，安皮麗絲叫我到她家去過週末呢，我現在就要去。」  
我慢慢的放下電話機，我想，今天晚上我要殺一個人。  
「格蓉小姐走了進來，站在我面前說：『有甚麼事情嗎，勞瑞斯先生？』」  
我搖了搖我的頭。我奇怪為甚麼謀殺的念頭會改變一個人的面孔？  
「妳現在可以回去了。」我告訴她。  
當薄暮的時候，我走到我的書桌旁，拿出那支手鎗，走出辦公室時，天已完全黑了。  
她住的地方是一個六層樓有電梯的公寓，這電梯的司機或許會記起我，也許不會，不過我必要做一個機會去避免他的注意。  
「三樓。」我說。其實她住在四樓，這司機人只看了我一眼。  
我又走上一層樓，默記住她房門的位置，然後從一段梯子走到屋頂上去，我估計著她的房子是在這所屋子的背後。於是，我從避火梯上走下去。她的窗子是由裏面拴住的，我用我帶來的一塊金鑽石把玻璃割成一個圓孔，伸手進去把窗戶打開，然後爬了進去。  
她的臥室，她的東西，在黑暗中圍繞著我，還有她的香氣。  
我摸索著走進她的起居室；把窗簾捲上去，於是就有點微光從外面反射進來，這點光線足夠

# 皮書

因爲她愛我

(四)

真寶實事

·譯吾今趙·

在那年聖誕節的前一個禮拜的星期五晚間，碧基的學校裏舉行一個歡聚會，附近的鄰居們，都被邀請去參加，每個人都有着一張愉快的面孔，他們帶來的各種珍貴的禮品，環繞擺置在燭輝煌的聖誕樹四周，隨後狂歡的舞蹈起來，從兩個小提琴和一個手風琴奏出來的悅耳動聽的曲子，滲入每個與會者男女安樂平和的心田。碧基有着兩隻光煥的眸子，和有若少女紅暈的面頰，十分嬌媚可愛。在第三節音樂開始後，我挽着碧基勁寬的身軀一同跳着華爾滋的舞步。碧基像一個華麗的天使似假在我的懷抱裏，突突地心房的跳動，隱隱敲擊着我的胸際。這時，忽然一個奇突的感念滑進我的思維，我渴望假貼件懷抱中的碧基，熱吻着碧基兩片動情的嘴唇。

「我真想親吻你，」我大胆地說着，睜視着碧基兩隻誘惑的眼睛，「假如這世界上有許多人看着我們，我一定要那樣做。」

碧基嬌媚地向我噴笑，癡地，室內燈光逐漸弱下來，終至全室黑暗，於是，我驚情地擁抱她吮吻着碧基兩片柔嫩的唇肉，幾乎窒息住碧基的呼吸。

吸，當時，我確因情感過強而失去了理性和自制力。

「我很失禮，碧基，我實在不應該有這種舉動。」我輕聲在碧基耳邊低語着。

「查理，」碧基半喘着氣，「我等了好久時候了，我想着你會不會有親吻我那一天。」

「你以為我不愛你嗎？碧基，爲了你，我要瘋狂了，碧基，你是世界上最心愛我的人。」

「那我真欣慰極了，查理，在很久以前我就愛着你呢！」

黑暗中，人們在踏踏舞着，音樂停止後，燈光忽然亮起來，當時我正擁抱着碧基親吻着，人們都在注視着我們。

在那天歡聚會以後，我心神感到十分痛苦，我想着假如碧基知道我是一個越獄逃犯，而且時時有被逮捕回獄的危險，她將該怎樣傷心啊！我不敢告訴給碧基這個可怕的消息；同時，以碧基和我友誼的關係來說，現在比以前更難開口說明了，如今，碧基把全部愛情都浪擲給我，可是非等到我成爲一個真正自由之民以後，才能同碧基結婚。但是，我不替碧基擔憂，我也不爲自己懼怕，我自付着，到必要時候，我可以在深夜中離開碧基，攀登上一列火車，去到一个遙遠地方，讓碧基將自己忘却，去另外愛一個比我更有價值，勝過于我的男人。有好多次，我打定主意故意要惹動碧基和我生氣，使她一怒而不再愛我，但是，始終沒有成功。

時光荏苒，又是一個六月的季候了，碧基又準備要回家去度假日，她似乎依依不捨，不願即刻走開，而我也願碧基輕輕離去，我曾預備在一個沒有星月的夜，悄然走去，消失了我在碧基身畔的影子，使碧基遺忘了自己同一個高貴的男人去結婚。

人世常是變幻莫測，不能預料的，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這消息震驚了地球上每個角落的人類，掀起一個極大的恐怖。可是我暗自欣喜着我的計劃將要實現了。不久，我被

徵入伍，隨行前我寫信告訴碧基，我將要遠往海外去作戰。

在起初，碧基來信十分規律，有如太陽清晨由東方升起，黃昏由西方降落一樣，每次我反覆閱讀着充滿熱情的碧基的來信，使我在征途中得到不少安慰。我始終沒有回信，同時，不願把全部情感再寄託給碧基，這樣，在過了三四個月以後，碧基來信已不如從前那樣頻多了，甚至永再也沒有知道碧基的消息。

有不少日子，我總在暗暗向上帝祈禱讓我戰死，因爲我感到沒有碧基愛情甘澤的滋潤，不值得再存留在人間，我希望碧基同我的愛情，就這樣一個一個結束。我想着，碧基會很容易的遇到一個可愛的男人，結婚後有一個安定快樂的生活，讓我成爲一個被碧基遺忘了的人。

戰事一天比一天緊急，情況十分熾烈，嘶殺吶喊，烽火連天，我被派遣防守一個高地，戰鬥一直繼續了兩晝夜，我們同營的夥伴，大半都死傷了，兩個殘留的機槍手最後也在我身後倒下了。兩脇被炸成洞穴，鮮熱的血股股向外湧流，我俯身去看他們時，一絲痛苦的微笑，仍留在嘴角。四圍盡是斷臂殘軀，屍藉枕地，炮火的硝煙，和戰死受信的者的腥氣的血，形成一部驚魂動魄的畫圖。

(未完)

**自來水筆**

多樣新式 堅固耐用 應用美觀 廉價

永遠免修 運費自理

京師總代理 自來水筆專家

北京前門內口南



中篇連載  
吳德先生略傳

(三) 老安。

「老楊！眼過嗎？那就是嘴裏頭的架式」老楊又向老楊囑咐。  
「……真地道！」老楊說着話，還鬼過一對白眼。推一瞬間就收了回來。他兩人不約而同的撇了一下嘴。

吳德先生的面孔，被新聞紙遮住，對於老楊和老楊的鬼臉，一丁兒也沒有見。  
吳德先生看報紙，和常人也不一樣。打開報紙，如果正對着國內外的要聞時，他的眼球兒，就像山坡上的水一樣，一溜就完。社會新聞欄，酒樓伴的在他眼前擺。不過，除去有着桃色新聞以外。他的時間也是極寶。至於文藝，那更是根本不談。總之，吳德先生看報紙的大部時間，還在各種廣告和經濟欄裏。雖然他不是甚麼資本或是經濟家。因為他在年前金價最高的期間，曾買下二兩足赤。聽說還有着些米麵。  
由室外淺淺進來的蟬聲，真有點吵人。吳德先生兩隻眼睛，在廣告上，翻起花團來。  
突然，紗門一開，人事科苗先生進了屋。

「你給三合玉打一個電話，讓他們給送十個茶壺來，以外再要五打茶壺，中常的就行。」  
「是！是！不要勞的啦！」差人挺恭謹的答應着。  
「不要勞的！」  
差人剛退出去，吳德先生又喊了一聲：「茶壺要帶確呀！」差人跨着門檻又連連「是」了幾聲。  
提起三合玉來，吳德先生就恨從心頭起。氣就不打一處來。過了半年買賣，讓他們賺了多少錢？過節一點兒禮禮都沒有給我送。真可惡！非給他們一把傢伙試試不可，讓他們也認識認識吳二爺！

「快買呀！等着用呢！」一甩袖子老苗又走了出去。  
「好吧！就買，就買！」吳德先生最後的客氣話，說的遲了些，老苗彷彿未聽見。  
「嗚嗚嗚嗚！那兒那兒痛快！我們還幹點兒事不？曾有此理！」吳德先生知道老苗去遠了，背地裏抱怨，實在是他的憤慨。既不當面得罪人，又可以解氣，再其次還可以嘲嘲自己的派頭。管保怎樣呢？反正他自己有既定的主張。他是想催他，他總不買。泡啦！不過，這種泡勁，吳德先生總有個分寸。差不多總是適可而止。所謂：識時務者是英傑，吳德先生可以當之無愧。

他手拿着各科請領物品單子，隨手又撿了一下電鈴紐，不到兩分鐘，差人已站在吳德先生的辦公桌前。  
「快買呀！等着用呢！」一甩袖子老苗又走了出去。  
「好吧！就買，就買！」吳德先生最後的客氣話，說的遲了些，老苗彷彿未聽見。  
「嗚嗚嗚嗚！那兒那兒痛快！我們還幹點兒事不？曾有此理！」吳德先生知道老苗去遠了，背地裏抱怨，實在是他的憤慨。既不當面得罪人，又可以解氣，再其次還可以嘲嘲自己的派頭。管保怎樣呢？反正他自己有既定的主張。他是想催他，他總不買。泡啦！不過，這種泡勁，吳德先生總有個分寸。差不多總是適可而止。所謂：識時務者是英傑，吳德先生可以當之無愧。

吳德先生並不答應，祇用眼科瞟了一下，然後裝出不耐煩的神氣說：「喂！先到外邊等一回。」  
「是！是！」三合玉的補影，還怪恨自己沒有眼力似的，很恭敬退出室外。  
吳德先生眼睜着那個補影出了屋，於是他也離開自己的位子，蹲在地下假充在看茶壺的好壞。趁着老苗和老楊談的最起勁的時候，他拿起一把磁壺。  
(未完)

吳德先生並不答應，祇用眼科瞟了一下，然後裝出不耐煩的神氣說：「喂！先到外邊等一回。」  
「是！是！」三合玉的補影，還怪恨自己沒有眼力似的，很恭敬退出室外。  
吳德先生眼睜着那個補影出了屋，於是他也離開自己的位子，蹲在地下假充在看茶壺的好壞。趁着老苗和老楊談的最起勁的時候，他拿起一把磁壺。  
(未完)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號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十一月四日出版

第二卷 第九十二號  
總號 第二〇三號

# 吾友

(三月刊)

每達一四七日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所 吾友報社  
編輯者 顧 濂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號口十三號  
電話三(南)局四二八〇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零售：每 期二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 茶餘酒後



誰都喜歡沒有事的時候，同朋友喝一點茶，飲一點酒的安適生活。但是喝茶飲酒都是宜少不宜多的，茶少喝能助消化，酒少飲能健身體，但多用時於身體都是有害的，茶有茶毒，酒有酒毒，雖不至於殺身，但却足以衰傷胃，爲了保護安適生活中的安全，茶餘酒後最好服用些若素，不只能預防害處，更能增加益處。

中瓶一元七角五分

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總批發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 胃腸若素 營養若素



內政部立憲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開先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七角（郵費在內，外埠請加郵費，郵票不取。）  
九元七角  
社址：和內小六部口十三號